

殷卓芸 译

IT

Stephen King

斯蒂芬·金 | 美



它

回来吧，它说，回来吧，让我们在德里做个了断。带着弹弓、弹珠或溜溜球回来吧！我们来玩一场！回来吧，让我看你们是否还记得最简单的事，还懂不懂当孩子，因信念而安全，同时害怕黑暗。

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长大后

第十章 重聚 /3

第十一章 旧地重游 /56

第十二章 三位不速之客 /123

德里：插曲之三 /147

第四部 一九五八年七月

第十三章 末日大战 /162

第十四章 相簿 /198

第十五章 烟洞 /227

第十六章 埃迪的骨折 /254

第十七章 另一个失踪者：帕特里克·霍克斯泰特之死 /292

第十八章 牛眼弹弓 /321

德里：插曲之四 /355

第五部 除魔仪式

第十九章 守候之夜 /368

第二十章 循环终结 /444

第二十一章 城镇地底 /464

第二十二章 除魔仪式 /502

第二十三章 逃出 /534

德里：最后的插曲 /557

尾声 威廉·邓布洛打击魔鬼（二） /569

第三部

长大后

令人绝望
又毫无所成的
堕落
达成了新的体悟：
这体悟
翻转了绝望。
所有无法成就的
得不到爱的
在期望中失去的——
都将伴随着堕落
没有止尽，无法打破。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帕特森》

你难道不想回家吗，现在？

你难道不想回家？

游荡总是让神的儿女疲惫。

你难道不想回家？

你难道不想回家？

——乔·绍斯^①

^① 乔·绍斯（Joe South, 1940—2012），美国歌手，创作者，曾获格莱美奖。

第十章 重聚

1

威廉·邓布洛搭出租车

电话铃响，将他从无梦的沉睡中唤醒。朦朦胧胧之间，他闭着眼朝电话的方向摸索。若非铃声响个不停，他一定很快又会睡着，就像坐着雪橇从白雪覆盖的麦卡伦公园小丘上滑下来一样简单。你先拉着雪橇跑，再跳上去开始往下滑，感觉和音速一样快。长大后就不能这样了，蛋会痛死。

他手指爬上电话转盘滑了下来，又爬上去。他有微微的预感，电话那头一定是迈克·汉伦，从德里打来的，叫他非得回去不可，非得想起来才行，说他们之前答应过的，斯坦利·乌里斯用可乐瓶的碎片划破所有人的掌心，一起许下承诺——

只是，那些都已经发生过了。

他昨天下午很晚才到，抵达时都快六点了。他想如果迈克最后才联络他，那么其他人应该陆续到了，有的甚至已经待了大半天。但他还没见到其他人，也不急着见。他只是住进旅馆，上楼到自己房间点了一份餐点，但餐点到了却发现根本没胃口，于是便倒在床上沉睡到现在。

威廉睁开一只眼睛，伸手去抓话筒。话筒掉在桌子上，他伸手去捞，同时睁开另一只眼。他觉得脑中一片空白，呈现没插电的状态，只靠电池运转。

后来，威廉总算拿起话筒。他用手肘支起身子，将话筒贴到耳边：“喂？”

“威廉吗？”果然是迈克·汉伦。至少他猜对了这一点。他上周还根本不记得这个人，现在才听三个字就认出来了。感觉真神奇……却很

不祥。

“我是，迈克。”

“我把你吵醒了？”

“没错，不过没关系。”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难看的画，穿戴着黄色雨衣和雨帽的捕龙虾渔夫正在拉渔笼。威廉看着画，想起自己置身何处。上主大街的德里旅馆，往下走半英里之后过马路就是贝西公园……亲吻桥……运河。“现在几点了，迈克？”

“十点十五分。”

“今天几号？”

“三十号。”迈克的语气有一点好奇。

“嗯，好。”

“我安排了一个小聚会。”迈克说，语气变得很迟疑。

“是吗？”威廉将双脚甩下床说，“他们都到了？”

“除了斯坦利·乌里斯。”迈克说。威廉听不出他语气里的情绪。“贝最后一个到，昨天深夜。”

“迈克，你为什么说贝是最后一个？斯坦可能今天到啊。”

“威廉，斯坦死了。”

“什么？怎么会？他的飞机——”

“不是那样，”迈克说，“听着，假如你不介意，我想等碰面了再说。我一起告诉你们比较好。”

“和它有关吗？”

“嗯，我想有关，”迈克顿了一下又说，“绝对有关。”

熟悉的恐惧再度沉沉压上威廉的心房。这种事会这么快就习惯吗？还是他一直怀着那份恐惧，只是没有感觉，也没去想，就像人都会死之类的事实一样？

他伸手拿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之后将火柴吹熄。

“他们昨天没有碰面？”

“没有，我想应该没有。”

“你也还没见到任何人？”

“没有，只通过电话。”

“好，”威廉说，“我们在哪里碰面？”

“你记得旧的钢铁厂在哪里吗?”

“当然记得，在牧场路。”

“你落伍啦，老头。现在是穆尔路了。我们这里有缅因州第三大的购物中心，四十八家商店齐聚一堂，让您购物方便愉快。”

“听起来还真美、美国啊。”

“威廉?”

“什么?”

“你还好吧?”

“嗯。”但他心跳太快，烟也微微颤抖。他刚才有点结巴，迈克也听见了。

两人沉默片刻，接着迈克说：“过了购物中心之后有一家餐厅，叫东方璞玉，他们有私人包厢。我昨天订了一间，需要的话可以待一下午。”

“你觉得需要那么久吗?”

“我真的不晓得。”

“出租车司机知道地方吗?”

“当然。”

“那好，”威廉说。他在电话旁的便条上写下餐厅名称。“为什么选那里?”

“因为它是新开的吧，我想，”迈克缓缓说道，“感觉……我不知道……”

“没有预设立场?”威廉问。

“对，我想是吧。”

“那里的菜好吃吗?”

“我不晓得，”迈克说，“你胃口好吗?”

威廉吐了口烟，发出半咳半笑的声音：“不是太好，老朋友。”

“嗯，”迈克说，“听得出来。”

“中午见?”

“应该吧，我想，让贝弗莉多睡一会儿。”

威廉将烟摁熄。“她结婚了没?”

迈克又迟疑了。“大伙儿见面再聊吧，”他说。

“就像毕业十年之后参加高中同学会一样，”威廉说，“看看谁变胖了，谁秃头了，谁又有、有小孩了。”

“希望如此。”迈克说。

“我也是，迈克，我也是。”

威廉挂上电话，冲了很久的澡，点了一份他并不想吃的早餐吃了一点。不对，他的胃口其实一点也不好。

威廉打电话给大黄出租车行，约好一点十五分派车来接他，心想十五分钟应该够他到牧场路了吧（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接受那里变成穆尔路，就算真的见到购物中心也一样），但他完全低估了午餐时间的车潮……还有德里的变化幅度。

德里一九五八年已经算是大城了，界内的居民大约三万人，周边乡镇可能有七千人。

但它现在变成大都会了。比起伦敦和纽约当然还很小，但以缅因州的标准来说算是很大了，因为该州第一大城波特兰的人口也只有将近三十万。

出租车在主大街上龟速前进（威廉想，我们正在运河上方，虽然看不见，但它就在下面，在黑暗中流动着），接着弯进中央街。威廉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并不难猜：这一带变了好多。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惊惶，让他措手不及。他想起自己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是多么可怕、紧张……不仅因为一九五八年的夏天他们七个人一起对抗惊恐，也因为乔治丧命、他们的父母从此陷入梦游般的状态、他的严重口吃、哈金斯和克里斯在荒原恶斗之后经常找他们麻烦

（鲍尔斯、哈金斯和克里斯，天哪！鲍尔斯、哈金斯和克里斯，天哪！）

还有感觉德里很冷酷无情，不太在乎他们死活，当然更不在乎他们是否击败了小丑潘尼歪斯。德里镇民已经和面貌千变万化的小丑共存很久了……虽然说来荒唐，但他们甚至可以算是理解、喜欢和需要它了。他们爱它吗？也许。对，有可能。

所以，他还惊惶什么？

或许只是因为改变太平庸了，或许因为德里在他眼中失去了本真的

面貌。

毕朱电影院没了，变成了停车场（持证方可进入，斜坡道上这么写着，违者将遭拖吊），隔壁的鞋店和贝利午餐坊也不见了，变成北方国家银行，空心砖墙上钉着电子广告牌，显示时间与温度（华氏和摄氏都有）。另外，他当年去帮埃迪拿哮喘喷剂的中央街药店也没了。老板基恩先生过去老是窝在店里。理查德巷成了半街半店的奇怪混合物，叫什么“迷你商场”。出租车停在红灯前，威廉从车里往外张望，看见一家唱片行、一家有机食品店和一家正在大甩卖的玩具电玩店，《龙与地下城》相关商品全数出清。

出租车顿了一下开始向前。“还得耗上一会儿，”司机说，“真希望这些天杀的银行能错开午餐时间。对不起，请原谅我说粗话。”

“没关系。”威廉说。车外乌云密布，已经有雨滴打在挡风玻璃上。电台广播呢喃报道某处有精神病人脱逃，该人非常危险，接着开始报道一点也不危险的波士顿红袜队。早有阵雨，随后放晴。巴里·曼尼洛开始哼唱《曼蒂》，思念那付出不求回报的女人，出租车司机将收音机关掉。威廉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您说谁？银行吗？”

“对。”

“哦，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都是。”司机回答。这家伙身材魁梧，脖子又粗，穿着红黑两色的格纹猎装外套，头上端端正正戴着一顶沾了机油的荧光橘色棒球帽。“他们拿到都市更新的经费，叫什么回馈金。但他们回馈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东西拆了，让银行进来。我猜付得起钱的也只有银行。很夸张，对吧？他们说这叫都市更新，我说滚你妈的蛋。对不起，请原谅我说粗话。当初说什么要让城区恢复繁荣，结果你看他们恢复得多好？把老店几乎全拆光了，换来一堆银行和停车场，却还是他妈的找不到半个停车位。镇议会那群人真该夹蛋自杀，除了那个叫波拉克的女人，她应该夹奶自杀。但话说回来，她好像没奶，胸部平得像洗衣板一样。对不起，请原谅我说粗话。”

“我不原谅你。”威廉咧嘴笑着说。

“那就给我滚下车，去他妈的教堂吧。”司机回答，两人哈哈大笑。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威廉问。

“我在这里住一辈子了。我在德里医院出生，将来也会葬在他妈的霍普山墓园。”

“好主意。”威廉说。

“是啊。”司机说。他清清喉咙，摇下车窗将一大团黄绿色的浓痰吐进雨中，态度既郁闷又开心，矛盾得很迷人，甚至令人兴奋。“谁被打中算他运气好，可以他妈的一周不用买口香糖。对不起，请原谅我讲粗话。”

“不是所有地方都变了。”威廉说。出租车沿中央街往上，将看了就闷的银行和停车场甩在脑后。他们过了斜坡顶端和恒丰银行，车行开始顺畅。“阿拉丁电影院还在。”

“没错，”司机承认道，“但几乎不剩了。那群混账本来也想拆掉它。”

“还是盖银行？”威廉问。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个想法吓坏了。这电影院有闪闪发亮的玻璃吊灯和分立两侧、直通包厢的螺旋梯，还有巨大的帘幕，电影开映时不仅会拉开，还会神奇地收拢整齐，在微光下发出红蓝黄绿的色泽，伴着滑轮拉动帘幕的吱嘎声响。这么华丽的娱乐场所竟然有人想拆，他简直不敢相信。不可以，吓坏了他心想，他们怎么会为了银行而想拆掉阿拉丁电影院？

“啧，没错，盖银行，”司机说，“您还真他妈的厉害。对不起，请原谅我讲粗话。相中阿拉丁的是佩诺布斯克郡的第一商业银行。他们想把它拆了，兴建什么‘全方位金融中心’，连镇议会的许可状都拿到了。眼看电影院就要不保，这时一群人组成了自救会，都是附近的老居民。他们请愿、游行、示威，最后逼得镇议会召开听证会，那群浑蛋就被汉伦赶走了。”司机显然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汉伦？”威廉吓了一跳，“你说迈克·汉伦？”

“没错。”司机说完微微转头看了威廉一眼。只见他圆脸龟裂处处，玳瑁框的眼镜镜脚沾着陈年白漆。“他是图书馆员，黑人。您认识他？”

“认识。”威廉说。他想起一九五八年七月自己和迈克相识的情形。不用说，当然又和鲍尔斯、哈金斯和克里斯有关……鲍尔斯、哈金斯和克里斯

（天哪）

每次都出现，称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误打误撞将他们七个人凑在一起，而且愈凑愈紧密。“我们小时候是玩伴，后来我搬走了。”

“哎哟，真的是，”司机说，“世界真他妈的小。对不起，请原谅我——”

“讲粗话。”威廉替他把话讲完。

“真的是。”司机心满意足附和道，接着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司机说：“这里变了很多，我说德里，但没错，还是有很多东西留下来，例如我去接你的德里旅馆，还有纪念公园的储水塔。你还记得那地方吧，先生？我们小时候都以为那里闹鬼。”

“我记得。”威廉说。

“你瞧，医院到了。你还认得吗？”

德里医院就在他们右边。佩诺布斯克河从医院后方流过，之后汇入坎都斯齐格河。春雨阴霾，河水有如一块黯淡的白蜡。威廉印象中的医院（白色木框三层楼建筑，有左右两翼）还在，但周围已经盖起大楼，可能有十几栋，让它显得格外矮小。他看见左边有停车场，感觉好像停了五百多辆车。

“天哪，那根本不是医院，而是他妈的大学嘛！”威廉惊呼。

出租车司机笑了：“我原谅您讲粗话。没错，那医院已经快和班戈的东缅因医疗中心一样大了。那里有放射室、一个治疗中心和几百个病房，连洗衣房都有，天晓得还有什么。旧医院还在，但现在是行政中心了。”

威廉心中浮现一种奇怪的叠视感，就像他初次观看3D电影一样，努力将两个不太协调的影像叠合在一起。他记得人可以骗过自己的眼睛和脑袋，但之后会头痛……而他现在感觉头又要痛了。德里的确面目一新，但旧德里还在，就像德里医院的旧楼房。旧德里几乎都埋在新的楼房底下……但你的眼睛就是无法不去看它……寻找它。

“调车场应该不在了吧，是不是？”威廉问。

司机又笑了，笑得很开心。“以一个小时候就离开的人来说，您记性还真好，先生。”他说。威廉心想：你要是上周见到我，就不会这样说了，脏话先生。“调车场还在，但只剩废墟和锈铁道，连货车也不停靠了。有人想买这块地，弄一些娱乐设施，例如推杆练习道、高尔夫练

习场、迷你高尔夫球场、卡丁车和电玩店之类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但现在土地的所有权有点混乱，我猜那人最后仍会拿到地，因为他很固执，但目前还在跑司法程序。”

“还有运河。”威廉低声说道。出租车从外中央街弯进牧场路，果然就像迈克说的，有一个绿色路牌写着**穆尔路**。“运河还在。”

“没错，”司机说，“我想运河永远都会在吧。”

德里购物中心在威廉左边。车子经过时，他心中再度浮现奇怪的叠视感。这里在他小时候是一大片田野，长满了杂草和高大的向日葵，衔接荒原的东北端，往西是低收入国宅，也就是老岬区。威廉还记得他们小心探索这片田野，免得掉进基奇纳钢铁厂的地窖遗迹里。工厂一九〇六年复活节当天发生爆炸，这片田野上满是残骸。他们几个孩子在这里挖宝，和寻找埃及遗迹的考古学家一样认真。砖头、勺子、拴着生锈螺丝钉的铁片、窗户碎片，还有装满不知道什么黏稠液体的瓶子，闻起来像世上最可怕的毒药。这里还发生过不好的事，就在垃圾堆附近的砾石坑里。但他现在还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他只记得一个名字，帕特里克·洪博特，然后和冰箱有关。还有迈克·汉伦被一只鸟追。什么……？

他摇摇头。残缺的记忆，蛛丝马迹，仅此而已。

那片田野不见了，钢铁厂残骸也没了。威廉忽然想起工厂的那根大烟囱。表面贴着瓷砖，最顶端的十英尺被煤渣熏得焦黑，有如一根巨大的烟斗般倒在茂密的草丛里的那根烟囱。他们当时设法爬了上去，有如走高空钢丝的特技演员张开双臂走了一段，嘻嘻哈哈——

威廉摇摇头，仿佛想甩掉购物中心的影像，甩掉那群挂着西尔斯、杰西潘尼、伍尔沃斯、喜维斯、约克牛排馆、华登书店和其他几十个招牌的丑陋建筑物。进出停车场的道路交织重叠。但购物中心的影像挥之不去，因为它不是幻觉。基奇纳钢铁厂消失了，环绕着残骸生长的田野也没了。购物中心是现实，不是回忆。

但威廉就是不肯相信。

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一栋造型有如塑料大宝塔的建筑物的停车场里说：“餐厅到了。迟到总比不到好，您说是吧？”

“没错。”威廉说。他给了司机一张五美元钞票：“不用找了。”

“您真他妈太慷慨了！”司机高声说，“您下次还想叫车，记得打给大黄车行找戴夫，直接报我的名字就好。”

“我会记得找嘴巴干净的，”威廉笑着说，“找那个已经在霍普山选好位置的家伙。”

“没错，”戴夫哈哈大笑，“再见啦，先生。”

“再见，戴夫。”

威廉在细雨中站了一会儿，注视出租车离开，忽然想到自己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司机，但却忘了——可能是刻意忘的。

他想问戴夫：他喜不喜欢住在德里？

威廉·邓布洛突然转身走进东方璞玉餐厅。迈克·汉伦在大厅，坐在有着巨大钟形椅背的柳条椅上。他站起来，威廉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不真实扫过他的全身，穿透他。叠视感又出现了，但这回糟糕非常、非常多。

他想到的是一个身高五英尺三英寸、整洁机敏的男孩，但眼前却是一个五英尺七英寸的男人，很瘦，衣服像是吊在衣架上似的挂在他身上，脸上的皱纹让他感觉已经四十好几，而不是三十八岁左右。

威廉一定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迈克默默说：“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模样。”

威廉红着脸说：“其实还不坏，迈克，只是我记得的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如此而已。”

“是吗？”

“你看起来有点累。”

“我是有点累，”迈克说，“但应该没问题，我想。”说完他露出微笑，立刻让脸庞为之一亮。威廉再次看见他二十七年前认识的那个男孩。就像镇医院的木造旧大楼淹没在玻璃和空心砖盖成的现代建筑之间，威廉认识的那男孩也被必然出现的成人特征所掩盖：皱纹刻在他额上，从嘴角划到下巴，耳朵上方的头发也白了。但就像旧医院虽然周围大楼林立，却还是屹立不摇，威廉认识的男孩也还在。

迈克伸出手说：“威老大，欢迎回到德里。”

威廉没有伸手，而是直接抱住迈克。迈克用力回抱，威廉感觉迈克又硬又髻的头发刺着自己的肩膀和脖子。

“迈克，无论什么状况，我们都会搞定的。”威廉说。他听见自己语带哽咽，但心想管他的。“我们打败过它，一定还、还能再、再胜过、过它。”

迈克推开威廉，伸直两手抓着他，虽然还是带着笑，眼角却泛起泪光。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说：“当然，威廉，那还用说。”

“两位请跟我来。”餐厅老板娘微笑着说。东方人面孔的她穿着细致的粉红色和服，上头绣着一只卷尾飞腾的龙，黑发高高挽起，用象牙发簪固定着。

“我们自己进去，萝丝。”迈克说。

“好的，汉伦先生，”她朝两人微笑，“看来您朋友还真多。”

“是啊，”迈克说，“这边走，威廉。”

他带着威廉经过灯光昏暗的走廊穿越主厅，来到一扇珠帘门前。

“其他人——”威廉说。

“其他人都到了，”迈克说，“能来的都到了。”

威廉站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忽然很害怕。他恐惧的不是未知，也不是超自然事件，而是一个单纯的事实。他比一九五八年的自己高了十五英寸，头发则几乎掉光了。想起就要见到他们，见到那些曾经童稚的脸庞几乎消逝，就像旧医院被埋藏在改变之下，神奇的电影院被银行取而代之，他突然觉得不安，甚至有点惊慌。

我们都长大了，他心里想，我们当年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觉得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确实长大了，而只要我推门进去，一切就会成真：我们都是大人了。

他看着迈克，心里忽然一阵迷惘与胆怯。“他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他听见自己语气平平地问，“迈克……他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进去就会知道了。”迈克说，语气带着宽慰，说完便带着威廉走进包厢。

2

威廉·邓布洛看着大家

或许只是因为房间太暗，他才有了幻觉，而且也没持续多久，但威廉事后一直觉得那难道是某种信息，只跟他一个人说：命运之神也可能

是慈悲的。

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觉得所有人都没长大，这群老友都像彼得·潘一样，依然还是当年的小孩。

理查德·托齐尔翘起椅子靠在墙上，正在对贝弗莉·马什说话，让贝弗莉听得掩嘴直笑。理查德咧嘴微笑，还是那副机灵样。埃迪·卡斯普布拉克坐在贝弗莉左边，面前的杯子旁摆着一个塑料瓶，顶端是枪把形的握把。这东西虽然造型比以前华丽，但功能显然还是一样：哮喘喷射剂。另一个人坐在桌首，用焦虑又感兴趣的眼神专注地看着三位老友，他就是本·汉斯科姆。

威廉发现自己伸手想要摸头，想看看头发是不是奇迹般的长回来了，心中觉得既有趣，又有点遗憾。那一头细致的红发从他大二就开始稀薄了。

这个动作让幻影破灭了。他看见理查德没戴眼镜，心想：他现在可能改戴隐形眼镜了，应该是，因为他讨厌眼镜。他小时候常穿T恤和灯芯绒裤，现在则是西装笔挺，而且不是一般店里看得到的西装。威廉估计那套定制西装至少要价九百美元。

贝弗莉·马什（假如她没嫁人改姓的话）变成了绝世美女。她也是红发，几乎和他当年的发色一样。但她没有随便扎个马尾，而是任秀发流泻在肩上，盖过那件颜色朴素的船岸牌衬衫。灯光太暗，她的头发只发出余烬般的微光。要是在屋外，威廉心想，即使像今天这么阴霾，她的头发也会艳红似火。威廉发现自己竟然想抚摸那头发，想知道是什么感觉。真老套，他苦笑着想，我爱老婆，可是你知道……

说也奇怪，但埃迪长大之后真的有点像影星安东尼·博金斯^①。他的脸提早出现皱纹（但动作又比理查德或本年轻），那副无框眼镜更让他显老。在一般人的想象里，只有出庭或翻阅诉状的英国律师才会戴上那种眼镜。他头发很短，发型老气，是五十年代晚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流行的常春藤头。他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格子运动外套，很像在快要倒闭

① 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 1932—1992），美国演员，戛纳影帝，最著名的角色是在电影《精神病患者》中担当主演，被誉为“美国电影史上塑造得最成功的疯子”。

的男装店买的清仓品……但他手上戴着一只百达翡丽腕表，右手小指上的戒指也是红宝石钻戒。那宝石太粗俗、太浮夸，不可能是假货。

本变了最多。威廉看着他，不真实感立刻扫过全身。他的脸没变，头发虽然白了、长了，但还是奇怪地向右偏分。真正不同的是他瘦了，坐进椅子里毫不费力。他穿着李维斯直筒牛仔裤和牛仔靴，系着很粗的银扣皮带，真皮背心没有扣上，露出蓝色水手布工作衬衫。这些衣服全都轻轻松松穿在他苗条、窄臀的身躯上。他一边手腕戴了一条粗手链，不是纯金的，是铜制品。本变瘦了，威廉心想，仿佛成了过去的自己的影子……小本竟然变瘦了，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他们六人沉默半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威廉·邓布洛这辈子从来没经历过如此诡异的时刻。斯坦利不在，但还是来了七个人。在这间包厢里，威廉清楚感觉到它的存在，仿佛它变作人形，但不是身穿白袍扛着镰刀的家伙^①，而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间的一大段空白，探险家可能称之为“大未知”的地方。威廉很好奇那里有些什么。贝弗莉穿着遮不住修长美腿的迷你裙和很有她个人风格的白色过膝长靴，头发中分还烫过？理查德·托齐尔高举一面写着“停战”、另一面写着“军人退出校园”的标语？本·汉斯科姆戴着印有美国国旗的黄色头盔，在遮阳伞下操作推土机，脱掉衬衫露出愈来愈不会盖过裤腰的肚子？这第七个人是黑人吗？这家伙和激进分子瑞普·布朗或嘻哈乐手闪耀大师无关。他穿着白衬衫和过时的杰西潘尼家常裤，坐在缅因大学的图书馆卡座里写论文，研究批注的出处和国际标准书号对图书编目可能有什么好处，无视馆外游行队伍经过，也不在乎左翼歌手菲尔·欧克斯高唱“尼克松滚出美国”，更不担心军人为了连名字都念不出来的村庄让自己被炸得开膛破肚。那人孜孜不倦地埋首研究（威廉看见他了），冬天的阳光爽朗白皙，斜斜照在他的作品上。他一脸沉着专注，知道图书馆员是最接近“永恒”之巅的人类。他是第七个人吗？抑或只是一个站在镜前的青年，看着自己额头的变化、被梳子刷掉的红发和镜子里桌上那堆大学笔记本，里面潦草写着一本名叫《乔安娜》的小说初稿，而小说一年后出版？

① 死神的形象。